
明史

明史卷二百四十　　列傳十一

秦紘　賈俊　閔珪

戴珊　張敷華　楊守隨從弟守阯

秦紘字世纓單縣人景泰初進士授南京御史劾治內官傅鎖兒罪謫止江南採翠毛魚魫等使權貴忌之有蜚語聞會詔考察御史都御史軒輗坐紘擅受民訟謫湖廣驛丞天順初以薦遷雄縣知縣奉御杜堅以捕天鵝至從人暴橫紘執而杖之坐下詔獄民五千人詣闕訟紘乃調知府谷巡撫徐廷璋薦其廉能遷葭州知州尋舉能治劇調秦州毋喪去官州人

思之詣京乞借紘巡撫馬文升亦言之服闋遂還紘故任尋擢鞏昌知府改西安遷陝西右參政除奸去蠹赫然有聲岷州番寇亂提兵三千破之進俸一級成化十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十六年紘奏鎮國將軍奇澗等十一人貪淫肆虐帝遣中官尚亨刑部郎中張錦按得其實而奇澗父慶成王鍾鎰為奏辯且訴紘諸違法事帝重違王意逮紘下法司治事皆無驗于是奪奇澗等三人爵餘皆停祿王亦坐削祿三之一而改紘撫河南尋復調宣府紘練兵積粟繕器甲洞斥堠為戰守計十九年以 小王子數

萬騎寇大同敗總兵官許寧長驅入順　川掠宣府境紘躬擐甲冑與總兵官周玉等邀擊賊遁去尋復入掠興寧口連戰卻之追還所掠璽書勞馬進左僉都御史巡撫如故時諸邊鎮守內臣每以官舍自隨尋營私弊紘奏請革之詔鎮守予五人分守以下三人著為例餘悉罷還明年冬召為戶部右侍郎內閣萬安等逐吏部尚書尹旻誣紘旻黨貴降廣西右參政進福建左布政使弘治元年以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明年進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奏言中官武將總鎮兩廣者率縱私人擾商賈高居私家擅理公

事賊殺不奉交通土官為奸利而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行禁絕總鎮府故有貲功所蔵儲金錢數萬費出無經宜從都御史勾稽廣潮南韶四府多盜當設社學編保甲教誨而要來之俾絕盜源帝悉從之恩城知州岑欽攻逐田州知府本濬與泗城知州岑應分其地據之紘親督師入田州逐走欽還濬于府而留官軍戍之亂遂定又分遣参將姚英按察使陶魯等討黎賊陵水猛賊德慶皆平紘威望素著行軍賞罰明信故將士效命所向有功紘之初涖鎮也勳總兵官安遠侯柳　貪暴帝逮

景下獄景爲誣訐紘詔給事中屈伸等　勘具得景
罪狀而景所訐無左証法司當景死景連姻周太后
家有興援訐紘不已有詔并逮紘諫官趙鉉等爭之
不聽比廷鞫紘卒無罪詔宥景死奪爵閑住而紘亦
罷歸大臣王恕等請留紘不納紘既歸廷臣復連章
頌紘且言可大用居數月起爲南京戶部尚書引疾
去十四年秋寇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北壩濟直抵平
凉言者謂紘有威名雖老可用詔起戶部尚書兼右
副都御史總制三邊軍務紘馳至固原按行敗所弔
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昂等五人恤

軍士戰沒者家刼治敗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興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賊未入河套平凉固原皆為內地無寇患自李来住牧後固原當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賈不至紘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為州而身鎮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凉備禦及他方有警又調兵甘凉戍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輙請京軍非强幹弱枝之道也請自今京兵無輕發臨 甘凉諸軍

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　守其地則人以戍為家軍以將為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然見固原迤北延袤千里閒田無慮數十萬頃但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十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税米五石歲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寧夏巡撫劉憲意多不同然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甘凉地雖廣而士馬精强寧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疎遠賊騎得長驅深

入故當增築墩堡葦州豫望城諸處亦然令固原延南修築將軍惟花馬池延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乞令憲制三邊而政臣撫寧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為便於是帝下詔責憲憲引罪卒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塹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為重鎮紘又以意作戰車試之便名曰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紘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十七年召還視部事以年老連章力辭乞致仕詔賜勅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卒年八十贈少保謚襄毅紘廉　絕俗妻孥

粢羹麥飯常粢得飽性剛果勇於除害　自顧慮士
炎熾熾然不熾將為偉人在兩廣撫遠時紘方議討
後出職治軍事果從容就道儀衛騶從畧不斂損既
踰嶺始囚服就縶謂官校曰兩廣蠻夷雜處總制體
尊遽就拘執恐損國威今既踰嶺真囚矣其自處嚴
重如此後劉瑾亂政紘家奴憾紘婦弟楊瑾以紘所
遺火砲授緝事校尉誣瑾藏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
於紘籍其家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旨劾紘士類
惜之
費俊字廷彥東莞人以鄉舉入國學天順中選授御

史歷巡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南畿所至著風采再遷山東副使時俊年方五十餘而鬚髮皓白清軍御史以為老欲退之已知其治行乃已內閣劉吉素器俊延譽於朝成化十三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單車就道不携家既至肅憲度申軍令將吏畏其威莫不自振厲在鎮七年軍民樂業召為工部右侍郎二十一年奉勅賑饑河南活數十萬人尋轉左數月拜尚書當是時用人專重進士舉人無有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及孝宗踐祚登崇賢俊尚書則王恕李敏周洪謨余子俊何喬新都御史 馬文升皆

一時民譽而俊以老成碩德參其間協　毗賛政以
大和先是天下王府自郡王以降府第塋墓悉官予
之直而諸王府儀仗又時時繕修內官監奄豎欲肆
漁獵類興大工致公私耗費俊言王府既有祿米莊
田請自令給半直儀仗非甚敝壞不得煩有司公家
營繕惟倉庫城池之屬方許興作餘皆停罷帝悉報
可弘治四年中官奏修沙河橋請發軍京二萬五千
及長陵五衛軍助役內府寶鈔司乞增工匠浙江及
蘇松諸府方罹水災而織造錦綺至數萬疋俊皆執
奏並得寢已而惜薪司以歲辦木炭不足乞益二百

萬斤俊力言不可得減半工部政務與内府監局相表裏而内官監壽董工役職尤相閑持法稍縷卽耗費無紀及俊爲政惜財愛民工必信度弗爲權倖所撓而宦官亦憚其方嚴不敢妄請興作自是工役大省太廟後殿成加太子少保久之得足疾累疏乞致仕詔許乘傳歸給夫廩如制踰年卒俊歷事三朝終始廉慎退食則閉門却掃未嘗輕與人往來居工部八年望孚朝野前後罕能及之

閔珪字朝瑛烏程人天順末進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風力聞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進廣 按察使二

十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南贑諸府多盜率强宗家僕構結無賴為之事發則匿或交關請屬以免珪請自今獲盜連坐其主法司議從之於是諸豪宗人人惴恐而尹直謝一夔輩慮禍及己急謀之李孜省取中旨責珪不能弭盜謫遷廣西按察使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入為刑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與總兵官毛銳督兵討古田獞賊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自臨桂深入敗死軍遂退詔停俸討賊珪復進兵連破七寨俘斬四百有奇他賊悉就撫帝矜其前過弘治七年永安及

府江獞賊為亂珪調兵六萬討之部署已定會遷南京刑部尚書乃以軍屬代者唐珣珣因其資大破賊珪亦賜金幣尋召為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代白昂為刑部尚書再加太子太保以災異與都御史戴珊共陳時政八事又陳刑獄四事多報可珪久為法官議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聚衆燒香事覺巡撫劉聰令千户黄珍鞫之株連數十家謂道明將引北寇攻宣府聰信之張大其事聞於朝撤籍諸人産廣行捕逮遠近騷然及逮赴京師會訊事皆無驗珪乃止坐道明一人餘悉得釋而抵珍罪

聰亦下獄貶官時議快之帝之親鞫吳一貫也將寘大辟珪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戴珊從旁解之帝乃霽威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帝不悅召語劉大夏大夏對曰刑官執法乃其職未可深罪帝默然久之曰朕亦知珪老成不易得但此事太執耳卒如珪議及劉瑾用事九卿伏闕固諫已而韓文被斥珪亦連章乞休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珪敦朴直亮器宇恂大立朝不激不隨有古大臣風卒贈太保謚莊懿從孫如霖南京禮部尚書如霖曾孫洪學吏部尚書洪學群從夢得兵部戎政尚

書其他為庶僚者復數人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父哻由鄉舉官嘉興教授有學行富人數葉虐其奴子入學哻不可則賂上官強之哻執愈堅遂見忤坐他事去珊幼嗜學天順末與劉大夏同舉進士久之擢御史督南畿學政成化十四年遷陝西副使仍督學政珊正身率教敦實抑浮修古聖賢祠墓增秩祀與旌節孝為風俗勸士皆愛慕之歷浙江按察使福建左右布政使終任不攜一土物弘治二年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豪右多納亡命為奸利珊刻期令自首簡練卒伍自製營

陣法授之蜀盜野王剛流劫竹山平利諸縣珊合川陝兵檄副使朱漢等分道進討之禽其魁釋脅從者千餘人入歷刑部左右侍郎與尚書何喬新彭韶先後協心共事晉府寧化王鍾鉐淫虐不孝遣官往勘不得實再遣珊等勘之鍾鉐遂奪爵禁錮進南京刑部尚書久之召為左都御史十七年考察京官給事中吳蕣王蓋自疑見黜連疏詆吏部尚書馬文升并言珊縱妻子納賄珊等乞罷帝慰留之御史馮允中等言文升珊歷事累朝清德素著不可因浮詞廢計典乃下蕣蓋詔獄命文升珊即舉察事珊等言兩人

逆討當黜故先劾臣等令黜之彼必曰是挾私也苟

避不黜則負委任而使詐譎者得志惟陛下處分帝

命上兩人事蹟皆黜之已劉健等因召對力言蓋罪

輕宜調用帝方嚮用文升珊卒不納帝晚年時召對

大臣珊與大夏造膝晏見尤數一日與大夏侍坐帝

曰時當述職諸大臣皆杜門如二卿者雖日見客何

害袖出白金賚之曰少佐而廉且貧勿廷謝曰恐為

他人忌也珊以老疾數求退輒優詔慰留遣醫賜食慰

諭有加珊感激泣下一日私語大夏曰珊老病子幼

恐一旦先朝露託公同年好友何惜為珊一言于大

晏唯唯從大晏晏對畢帝問珊病狀大晏具言珊實
病乞歸憫憐聽其歸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
客則强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
輩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兆何忍言歸大晏出以告
珊珊泣曰臣死是官矣帝既崩珊以新君嗣位不忍
言去力疾視事疾作遂卒于位陜人之官於京及為
國子生者數十人頌珊教育功請褒贈乃贈太子太
保謚恭簡珊德性和粹洞達無城府顏耿耿不苟合
奉職矯然不可奪然意常近厚通籍四十餘年家無
長物珊卒而張敷華繼之與珊齊名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為御史死土木難敷華少負氣節年七歲里有社樹為祟魔群兒盡伐之祟竟除景泰初録死事後入國學舉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解館與劉大夏顧就部曹乃除兵部主事歷郎中廉重不撓與大夏齊名遷浙江參議監溫處二府銀鑛景寧鑛盜起至數千人守臣欲剿之敷華曰此可撫而弭也從數騎馳往諭賊皆聽命執其魁十二人餘悉解散居浙十餘年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廉惠之聲聞遠邇弘治初遷湖廣左布政使嘗因歲饑令府縣大修學宮以備直貲餓者所活甚衆荊王見

潚故驕恣脅守臣請蘄州公廨為府第數華獨不署
奏四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中道奔母喪服闋
還故官部內賦輸大同困于折價數華請太原以北
利轉運者仍輸米民便之八年改撫陝西為製婚娶
喪葬之式以納民於禮妖僧張金峰聚徒終南山裂
帛為旂以嬰孩祭尅日為諸天會用妖術誘脅男女
不從則殺之遠近駭懼廷議且用兵兵部尚書馬文
升獨曰張都御史在必能辦此數華授討山中父老
眾縛金峰以歸明年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十二年改
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漕卒逋粮者

例得貸太倉銀稍寬其息明年償前負又貸如初前後相踵積負滋多數華曰上剥下擾漕卒是困國賦取息非政體也峻為之禁高郵湖堤圮浚深溝以殺水勢又築寳應堤民利賴焉十四年改掌南京都察院與吏部尚書林瀚僉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稱南都四君子會考察瀚欲大行清汰數華多保持之寄曰寧失不明毋為不仁瀚亦不能奪也十七年以四方多災異疏乞修省且言諸司所陳民間利病往往中格宜申敕以課實効帝嘉納之尋遷南京刑部尚書正德元年召為左都御史數華素負重望是入

掌為覆天下想望其風采時馬文升劉大夏相繼去國武宗不親政權歸閹寺數輩以為憂其冬大臣與言官請法劉瑾等八人內閣力主之帝猶豫未忍數輩乃上言先帝至德深仁勤勵治理而龍馭忽升繼序不忘寄在陛下乃自春夏以來宴樂逸遊日狎憸壬政令與詔旨相背行事與成憲交乖致天變上干人心下拂令給事中劉蒨御史朱廷聲徐鈺等連章論列陛下但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但云朕自處置臣竊嘆惑請畧言時政之弊如四升萬庫藏已竭而取用不已六七歲童子何知而招

為勇士織造已停傳奉已革尋復如故鹽法莊田方莅官清嚴而奏乞之疏隨閉中官監督京營鎮守四方者一時罷有更易政令紛挐弊端滋蔓未見有如此而成政體者夫國家大事百人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願陛下留察疏入不報既而朝事大變宦官勢益張至除夕朝罷忽中旨令致仕數華即日買車就道至徐州洪坐小艇觸石幾溺死瑾恨未已欲借湖廣倉儲浥爛坐賦罪修撰康海知之過瑾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秦人也忍相濟耶瑾意乃解然猶坐奸黨榜之朝堂家居十年病且革衣冠拜家廟

就補而卒瑾誅後二年贈太子少保謚簡肅敷華性
剛介為總漕時嘗議事入都中官用事者慕其名因
其同年李東陽傅瀚餽名香為壽冀往報謁敷華重
違東陽等意各報以幣使者出復反之曰幾誤矣吾
生平無內交顧一旦自敗耶其後劉大夏薦敷華帝
曰敷華誠佳但太峻耳為部郎奉使遇盜探其囊得
七金而已使隸市肉屠者訟隸易金或曰安知非張
公金屠曰張公止用俸金無懸金也其為小人信服
如此孫燾山進士御史
楊守隨字維貞鄞人侍郎守陳從弟也舉成化二年

進士授御史巡視漕運覈大同軍餉巡按江西所至以風采見憚六年疏陳六事言郕王受命于艱危之時削平禍亂其功甚大而沒乃謚之以戾人心不平此非先帝意乃權奸逞私憾者為之也亟宜改易以彰陛下親親之仁尚書李秉效忠勤職賁一時良臣乃為給事蕭彥莊所逐乞即召還俾盡其才用律令犯公罪者不至罷職近御史朱賢妻芳等並以公罪除名此從來所未有由法司于奏當之外希旨妄劾致有此失乞復賢等官戒所司自今一循律令毋法外加罪而征之役以數萬甲兵而封出沒不常之寇

千里轉餉曠日持久恐外患未平內地先敝乞速令班師但戒邊臣慎固封守近例罷官犯罪未結正者遇赦即原致訛書遷延不就逮治以希倖免長惡縱奸莫甚於此自今雖未就逮而衆証明白者即據律定奪毋使奸人逃罪在外官俸兵餉有踰年不給者由郡縣蓄積少也請于起運外量加存留以濟之疏奏時不能從太常少卿孫廣安母喪起復守隨等言祖制每祭祀齋戒日百官不得弔喪問疾有喪者不得預祭夫弔喪且不可則居喪者可知陪祀且不可則與祀者可知廣安出身異教固不足責其如祖

制何時給事中李和等亦以為言乃令守制八年冬以災異陳時政九事明年廷議四方多災傷停遣刷卷御史會昌侯孫繼宗因請并在京停止守隨言在京刷卷何病于軍民而欲停之比由繼宗等平日任情作奸多無忌憚恐一旦罪戾及身故假此祈免乞明正其罪帝置繼宗不問而刷卷如故山東饑廷議吏納銀者免考授冠帶守隨極言不可帝即罷之十六年擢應天府丞未上母憂歸服除還官初李孜省以邪術進授太常寺丞因守隨論列改上林監副憾之至是譖於帝中旨責守隨不當添註貶南寧知府

時守隨實非添注也弘治初廷臣交薦召為應天府尹劾南京守備中官蔣琮罪無所假借琮恨之嗾其黨郭鏞劾守隨按給事方向獄不公責還廣西右參政久之進按察使八年召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歷兩京大理卿九載滿進工部尚書仍掌大理寺守隨素精法比有所駁正悉協情罪嘗條上弊凡事多允行時刑部所具獄送大理覆讞者多加刑主事朱瑬以為非上疏論之守隨言大理號法司自永樂間凡發刑具部所送因多有未得情實者安得不更訊因言瑬司奏當失實二事帝乃寢瑬奏孝宗

前中官張瑜等以誤用御藥下獄守隨會訊獨抗衆
杖之中官李興以擅伐陵木下獄論興語家人曰我
有銀四十萬兩留十萬養我餘任若等所為期必活
我其家人為營救百方守隨持之益堅獄卒不得解
廷臣之爭餘鹽也中旨詰責是何大事乃爾力爭守
隨語尚書韓文曰事誠有大於是者今八黨弄權反
可置之不論乎文遂奮然偕守隨等伏闕力諫文等
既被逐朝政大變守隨憤甚獨上章極論之曰數月
以來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而更
張之盡謫先朝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莫措手足

致天鳴地震五星凌犯彗見紫微太陽蝕歲首季秋
桃李華古今罕見之災変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
其故乎令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
羅祥魏彬等八人奸險佞巧人日為八虎而瑾尤甚
陛下乃親信而愛護之遂日以荒縱之事導陛下或
在西海擎鷹搏兎或于南城躡峻登高禁內鼓鉦震
于遠邇宮中火砲不聞宵晨淆雜尊卑陵夷貴賤引
車騎而供執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為致陛下
日高未朝漏盡不寢比數人者方且竊攬威權詐傳
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邀阻封章廣納貨賂傳奉

冗員多至千百招募武勇收及猴童紫綬金貂盡與爪牙之士蟒衣玉帶濫授心腹之人附己者進官忤意者褫秩內外臣僚但知畏璫而不知畏陛下向也二三大臣受顧託遺令則有潛交默附漏泄事機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矯疾今則有盡棄生平依阿璫勢者矣而且數易邊境將帥之臣大吏四方鎮守之職忠啟何為夫太阿之柄不可授人今陛下于兵刑財賦之區機務根本之地悉以委之或掌團營或主兩廠或典司禮或督倉場大權在手威福何憚于是大行投戮廢肆誅求府藏竭于上財力匱于下武勇

疲於邊上下脅讒神人共憤而陛下猶不覺悟方且
謂委任得人何其舛也伏望大奮乾剛立寘此曹重
典遠鑒延燾之失毋使臣蹈蕃武已覆之轍天下幸
甚宗社幸甚疏入帝不省而瑾輩深銜之除夕朝罷
忽傳旨與張敷華俱致仕守隨去而李興以中旨竟
死矣尋與敷華等五十二人列於奸黨瑾憾未釋坐
覆獄失出逮赴京繫獄罰米千石輸塞上復坐虎卿
茶重獄除其名追奪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
破瑾誅復官又十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子少保謚康
簡殁茶守謁由進士歷官江西左参政有政績先是

軍府祿米石徵銀一兩後漸增什之五守陽入告王曰屬郡災傷王宜矜念今此撫議裁減如舊而不聽請者欲使恩出于王也若待其請而從之恩不歸他人矣王立許之建悉守隨并罷守陽官瑾死起官四川終廣西布政使守陽為人端謹事有不可義形於色與守隨及守陳守阯兄弟自相師友其名行亦相類云

論曰所貴大臣表率群倫茍重風節匪工華功猶非所論也如秦貴諸侄方嚴正直節槩凜然稱所謂老成耆碩為國之坊表者與然諸賢彙進逮茲盡替皆

在弘治巡世正德改元卽位見斥遂正顆一空是則
孝武二宗優劣懸遠亦大可想見矣

明史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九十二

周洪謨　李敏　葉淇
劉璋　傅瀚　佀鍾
張昇　李傑　曾鑑　徐貫

周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十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為人博聞強記善文詞熟國朝典故好談經濟景泰元年疏勸帝親經筵勤聽政因陳時務十二事再遷侍讀憲宗嗣位復陳時務言人君保國之道有三曰力聖學曰修內治曰攘外侮力聖學之目一曰正心修內治之目五曰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罷冗職恤

漕運據外侮之目六曰選將帥練士卒講陳法治兵器足饋餉靖邊陲帝嘉納焉成化改元廷議討四川都掌蠻洪謨上方略六事詔付軍帥行之尋出為南京祭酒慨然以修舉廢墜為事上言先朝有賞鈔之制景泰中以國用不足暫罷今宜還其舊又言南監有紅板倉二十間乃高皇后積粟以養監生妻孥者宜修復帝納其後奏而會饌格不行再為北監祭酒請復洪武中學規二十八條列榜戒諭會崇信伯費淮以幼入監習禮久不至洪謨劾之詔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祿之半由是學政肅然責豪子弟斂

我洪謨又奏天下文廟丁祭多有禮無樂乞勅禮部頒樂歌之詞佾舞之數至臣庶祠堂之制悉本朱子家禮主皆西上考之神道尚右古無其說我朝太廟之制允合古昭穆之義宜令品官止立一廟但以高卑廣狹為殺主則高曾祖考左右序列于禮為宜在外諸司歲時朝賀當與致仕官依品敘列章下禮部致仕官品敘如奏并祖父受封者亦如之餘皆報罷十二年洪謨以先聖像用冕旒十二而舞佾豆籩之數不稱宜倣天子之制又古者鳴球琴瑟為堂上之樂笙鏞柷敔為堂下之樂而干羽則舞於兩階今舞

別居此樂器顧居下非古制當改尚書鄒幹駁止之
洪謨再疏爭帝竟俞其議自是文廟禮樂爛然矣其
冬遷禮部右侍郎十五年轉左初洪謨為祭酒與諸
生講論經義嘗以宋儒之說有未當爲辨疑錄三卷
遷禮部後進之于朝請刊行而當事者誠其偏見根
飛文以蔡傳所釋璿璣玉衡後人遵用其制考驗多
不合宜改製帝卽以屬洪謨衆謂必不成洪謨易以
木規制精巧旬日而就久之進尚書加太子少保二
十一年星變率僚屬上言近來寺觀日盛十七年以
前京城內外勅賜者已六百四十所後復日增朱碧

相望光祿牲數正統間止四萬陛下初元增至十萬近又倍之顧猶不足至以鷄鵝易豕民力奚堪大能仁大慈恩大隆善三寺番僧千餘人法王七人國師禪師多至數十耗費不貲國師以上例給金印供奉擬王者而其間又多中國人冒爲之奈何以小民脂膏養此誕妄之徒矣僧官自善世以下九十六人道官自真人以下百三十餘人死皆賜祭而真人又例給銀印敎坊司官亦多至五十餘人徒汚辱名器凡此皆不可不大爲釐汰者也疏入帝多採納弘治元年四月天壽山震雷風雹樓殿瓦獸多毀洪謨復舉

同列上言災不於他所而於陵寢不於他時而於先帝陵工甫竣之日甚可畏也願延訪碩德講求治理究致災之由求弭變之術且勑兩京群臣同加修省帝深納之五日宴廷臣於午門禮部郎中張祥言山陵甫畢不宜宴樂帝聞之悚然以詰禮臣洪謨等言五日之舉非慶成大宴比然臣等自不能無罪帝切責而宥之洪謨矜莊寡合然先是萬安居政府以同鄉故頗與之善至是言官方向曹璘王嵩等先後論奏乃令致仕柔儁歸又三年卒謚文安洪謨好建白嘗言士人出仕或去鄉數千里大拂人情不若就近

選除王府官終身不遷殊乖祖制當稍變更都掌蠻及白羅羅羿子數叛宜特設長官司就擇其人任之庶無後患將設猶上安中國定四裔十事時論稱之

李敏字公勉襄城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明習法律有能名天順初奉勅撫定貴州蠻還巡按畿內以薊州餉道經海口多遭覆溺建議别開三河達薊州以避其險軍民利之成化初用薦超遷浙江按察使再任湖廣歷山西四川左右布政使十三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敵騎出没塞下掩殺墩軍敏伏壯士突擒之修治垣塹敵不敢犯居三年召為兵部右

侍郎興尚書余子俊協心共濟部事稱理既而陳鉞代子俊怙汪直勢多行非義敏守正不為撓以久病罷歸二十一年河南大饑敏條上救荒數事詔以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諸府旋改督漕運上言漕政之弊由京通二倉官吏積取羨餘致虧正額而搬轉守候費復不貲以故運卒逃亡大誤漕計請嚴禁革尋召拜戶部尚書孝宗嗣位將耕籍田敏言農夫耕稼之苦非目睹何由知請增置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畝賜酒食及布而遣之帝稱善從焉先是敏在大同見山東河南轉餉

至者道遠多耗費乃會計歲支外悉令輸銀民輕齎易達而將士得以其贏治軍裝交便之至是并請歲輔山西陝西州縣歲輸粮各邊者每粮一石徵銀一兩以十九輸邊依時值折軍餉有餘則召糴以備軍興帝從之自是北方二稅皆折銀由敏始也以災異乞罷因勸帝修德任賢優詔答之崇文門宣課司稅多爲勢要所侵漁敏因馬文升言請增設御史主事監視御史陳瑤遂斥敏聚斂敏再疏求去帝慰留之視湖廣四川饑敏奏發帑賑濟弘治二年河間永平大水復請遣官往賑戶給米一石溺死者倍之無主

者官為疫貧不能自存者弃其廬舍免二稅帝悉從之并命給畿內貧民二麥種各一石時貴戚有請隙地及鷹房牧馬場千頃者敏謂畿內地先朝屢有禁令不許勢要請乞鷹房牧場止二百餘頃餘皆民產不可奪事並得寢當憲宗之末中官佞倖多賜莊田既而得罪率辭且奪帝不以賦民令人守視敏請召佃畝科銀三分帝從之然他莊田如故也會京師大水敏乃極陳其害言今畿輔之內皇莊有五為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之莊三百三十有二為地三萬三千一百餘頃比來管莊官校率招集無賴號

為莊頭往往豪奪畜產甚者戕殺人污人婦女民心痛傷赴訴無所此災異所由生也且祖宗之世初無皇莊正統間以諸王未封供費浩大又爾時民稱土廣因相閒地立莊資用王既之國地仍歸官其後循襲遂有皇莊之名不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若以此地為皇莊則其餘獨非王土乎請盡革管莊之人賦民耕種畝聚徵銀三分充各宮用度如此無皇莊之名而有足用之效至權要莊田亦請盡革莊役別擇佃戶高年有行者領之有司收其課聽諸家領取悅泯怨而感和氣無切於此時不能用南京御史之與

蔣琮相許也咸被遠謫官而琮居職如故敏不平再疏力爭皆不聽四年得疾乞休帝為遣醫視療已復力請詔乘傳歸未抵家卒贈太子少保謚恭靖敏生平篤行誼所得祿賜悉以分昆弟故人家無餘財親黨里居築室紫雲山麓聚書數千卷與學者講習又市地數十畝以供廩給及延撫大同時具疏籍之於官且請額詔賜名紫雲書院大同居極邊孔廟舊無雅樂敏奏得頒賜令諸生以時肄習少受業長洲顧昌後昌以同知致仕敏援分俸養親例請於長洲月分二石以養昌事雖不行人多其義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景泰五年進士授御史天順初以事忤石亨謫之下吏考訊無驗乃出為武陟知縣歷清江寶坻上政皆治成化中用薦擢廣西僉事南丹土官侵掠鄰境淇撫定之城郴坡洛容以遏賊衝荔浦賊熾承總督朱英檄進討不踰時平歷河南按察使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歲大饑平陽民逃移者五萬八千餘戶安邑猗氏饑而死者六千七百餘人淇既多方賑濟復疏請帑金得三萬金山西故多宗室諸吉凶禮儀費皆取之民間民不勝困淇以為言遂命停止明年平陽澤潞又旱奏蠲秋

種九十五萬石於是民得蘇息尋移撫大同孝宗立召
為戶部右侍郎弘治二年轉左四年代李敏為尚書
淇為人直亮有守所至著能聲及居戶部專務惜財
節用貴州苗賊乜富架作亂兵部尚書馬文升以守
臣請議用兵淇言道途險遠輸輓為難大兵未可輕
動文升爭之强帝卒從文升議哈密為土魯番所陷
守臣請給其遺民廩食處之內地淇曰是自貽禍也
寢其奏奸民有獻大名地為皇莊者貴幸臣主之淇
用衆議卒歸之有司六年久旱求言淇先後陳八事
山東災請停徵發罷承運庫內官龍綬奏供用不足

請開銀礦淇以開礦害多議移他銀應用帝多從之已綬請丈長蘆鹽三萬引鬻於兩淮以供織造費淇等力言不可議以兩淮餘鹽銀易之帝既報允而秦文代綬掌庫復請從綬初議淇執前旨力爭竟不納淇典國計六年號稱職惟聽內閣徐溥言令鹽商以銀代粟始變開中之制議者病之語詳食貨志初以特旨加太子太保九年殿試當讀卷淇力疾供事久跪力疲仆於帝前帝遣中官問之意淇必引罪而竟不謝帝怒停俸三月遂再疏乞休馳傳歸久之卒贈太子太保從子贊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以清操聞

劉璋字廷信延平人天順初進士除戸部主事進郎中會計精核吏不能欺成化中擢山東右叅政歳旱疫大起同官五人染疫死者三矣璋不為阻遍走州邑賑饑療疾民既得蘇璋名亦盛著遷浙江右布政使尋轉左歳亦不登軍餉缺幾為變璋先移他銀給之而後以聞扶剔吏弊庶政為清二十年以右副都御史総督漕運兼巡撫淮揚諸府河南大饑憲宗納王事張倫言詔輸漕米二十七萬石賑之璋念江淮舟素不入河汴乃募巨艘與習河勢者運以往明年淮揚亦饑奏停田租蠲雜派倣富弼范仲淹救荒法

行之多所全活御史謝文等劾督漕總兵官陳銳因
及璋乃調撫鄖陽又改四川嚴核有司贓罪叙積至
百餘萬後比歲告災額以賑貸猶不足更請借粟湖
廣民乃得濟刁農鵝兒諸番負險絶餉道督諸將討
平之增秩一級弘治初召為工部右侍郎已改戶部
進左侍郎擢南京禮部尚書七年工部尚書賈俊罷
召璋代之時有詔訪求善造銅鼓及能擊者璋等言
銅鼓出變方非宮掖所宜用令四方告災正撤樂減
膳之時豈宜為此非法之器駭人心而累聖德又言
比四方水旱相仍河决地震不宜輙興大工動大衆

徵歛財賄乞停止不急以俟歲豐帝皆納之初永樂
間因徵沙漠獲羊萬餘令近京州縣分牧歲納羊毛
價銀九百餘兩謂之長生羊毛及是以府尹黃傑言
有詔除免而中官復請徵之璋執奏乃已璋廉靜持
大體繼後為工部制節撙度名與之亞而給事中胡
易等劾不職太臣誤及璋璋憤連章乞休乃加太子
少保柔傳還散屋蕭然衣食僅給閱十六年卒
傅瀚字曰川新喻人天順八年進士選庶吉士除檢
討授內侍書瀚孝學強記善詩文憲宗得殘帖百餘
字屬瀚編次瀚即綴成二律詩以進憲宗悅賚酒饌

再遷左諭德直講東宮孝宗嗣位擢太常少卿兼侍
讀歷禮部左右侍郎時議楊時從祀文廟言者因并
及羅從彥李侗瀚言二子著述視尹焞游酢謝良佐
未知孰優若二子從祀則三人亦不可遺學統所繫
豈可濫及乃止尋命兼學士入東閣掌典誥勅兼掌
詹事府事弘治十三年代徐瓊為禮部尚書保定獻
白鵲疏斥之陝西巡撫熊翀以鄠縣民所得白玉璽
來獻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
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為秦璽復出也瀚率同
列上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其篆紐皆不

類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又各殊蓋秦璽燬已久今所進與昔宋元所得皆後人倣傚為之非其真也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太祖以聖德開基製為六璽隨事而施列聖相承百有三十餘載而天休滋至知受命之符不在秦璽明矣請姑藏之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其秋瀚以京師屢變地震雨雹四方亦多變異請勑中外文武臣工共加修省條上軍民所不便者因請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明年陝西元日地震壞廬舍五千餘民死傷無算瀚等請賑恤被災者家勑邊臣整戎備下詔修省詔許群臣直言闕失帝並

採納之光祿寺通行戶物價至四萬餘兩給事下丕蓋等請勅部處置瀚等因言光祿歲辦諸牲已至十萬而用猶不足則供億之盛可知願陛下裁桊儉素講求今日財匱之故取法先朝制用之經務俾宴賞有節冗費不生帝報聞瀚處事鎮密所條奏率傳正義時論稱之十四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穆弟溯子元皆進士溯工部郎中元御史

佀鍾字大器鄆城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中使過其地拒不見按浙江大旱民饑賑救甚力彗星自當馳疏請修省還掌諸道章奏汪直欲陷焉

文昇諷鍾劾之鍾不可被諸杖闕下以都御史王越薦擢大理寺丞再遷右少卿十九年寇入大同畿輔民心恂懼廷議遣大臣巡視保定諸府乃以命鍾居數月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河間瀕海民地為勢家所據鍾奪還之大名廣平順德三府饑奏發臨清倉儲以賑踰年召為刑部右侍郎丁內艱借運艘載母柩南還督漕總兵官王信奏之逮下吏會當路方逆尹旻黨而鍾與旻為同鄉乃貶二秩為曲靖知府改徽州後入為大理左少卿弘治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首擇廉幹吏主倉庾侵漁發鮑

明年所部災奏免歲辦織造諸物改折漕糧五十萬石石徵銀七錢許軍民輸粟贖罪授散官且留滸墅關稅兩年皆報許時方遣使賚帑金賑杭嘉湖三府以鍾言蘇松待并賑又奏設高淳縣分治溧水六年召為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尋改吏部進左侍郎三品九載滿遷右都御史十三年代周經為戶部尚書時宮中用財無藝先後取太倉銀至一百五十萬帝性寬厚近習干請無不從于是倉塲牛馬房及皇城京城守視內侍增至三百餘人近京閒地多畀勳戚為莊田天下王府許給食鹽千引阻壞鹽政廷臣屢

以為言鍾力請株納帝竟不能從也十五年以災異言九門商税宜專委部郎監收内官勿預諸王既有歲祿毋許復求莊田山場湖泊光祿供億無紀宜罷齋醮省燕賚報聞其冬上天下會計之數言常入之賦以蠲免漸減常出之費以請乞漸增一歲之入不足備出在正統前軍國費省小民輸正賦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日廣往往額外科率如河南山東之邊餉浙江雲南廣東之雜辦皆昔日所無者民已重困無可復增往時四方豐登邊境無調發州縣無流移有司猶得藉繁歲之積制一歲之用今太倉無儲内

帑殫竭而冗食冗費日加于前後誠可寒心朕不敢遺水旱動師旅將何以應之願陛下惻民物之凋殘念度支之乏匱惕然省憂痛加節損宜勑廷臣共求所以足用之術天下幸甚帝乃下廷臣議已而議上十二事其罷傳奉冗官汰內府濫收軍匠清騰驤四衛勇士停寺觀齋醮省內侍畫工番僧供應禁王府及織造濫乞鹽引令有司徵莊田租皆權倖所不便者故疏留數月不下鍾復上章言之及得旨佗皆報可而事關權倖者終格不行有奸商投外戚張鶴齡家為奴乞以長蘆舊引十七萬免追鹽課每引納價

五分別用價買各場餘鹽如其數聽其鬻販帝許之于是奸民倚貴戚援例乞兩淮舊引至百六十萬錢等前後力持皆不聽自此鹽法大壞奸人得橫行江湖官司無如何矣已而東廠偵事者發鍾于瑞受金帑于是兩京言官劉茝等彈章踵至鍾亦屢疏乞休久之始命馳驛歸正德時劉瑾摭鍾在部時事累罰米者三又數年卒

張昇字啓昭南城人成化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諭德弘治改元遷庶子大學士劉吉當國昇因天變上疏言陛下即位言者率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

與直諫斥惟吉獨存吉乃負身阿倖取悅言官乞哀款門祈免糾劾許以超遷由是諫官緘口奸計始遂責戚萬壽依憑宮壼凶焰熾張吉與之締姻及壽下獄猶為營捄父存則異居各爨父沒則奪情起官談笑對客無復戚容盛納艷姬恣為淫蕩且歷數其納賄縱子等十罪吉憤甚使同鄉編修徐鵬風科道韓重魏璋等交章劾昇經侍春宮因轉官不滿所望遂致誣詆調南京工部員外郎吉罷復故官歷禮部左右侍郎十五年代傅瀚為尚書孝宗崩真人陳應循西番灌頂大國師那卜堅參等以祓除率其徒入乾

清宮几筵前濫設齋醮昇與其僚切諫請執應循等眞法于是設奪真人國師高士等三十餘人名號斥逐之昇在部五年善因事納諫遇災異輒直言指切無所忌數為言者所攻然自守謹飭人亦莫得而害也正德初劉瑾竊柄秦府鎮國將軍誠澂賄瑾請襲封保安王昇上言祖訓無郡王庶子襲封例誠澂往以為請從部奏先帝寢其事今復瀆陳宜勿許不從昇因謝病詔加太子太保乘傳歸月米歲夫如制而召南京吏部尚書李傑代之傑字世賢常熟人成化二年進士入翰林弘治中累遷至太常少卿兼侍讀

學士掌院事正德初歷禮部左右侍郎常與昇共爭
既代為尚書會劉瑾勢益張晉府鎮國將軍表㰚等
朋瑾請進爵為郡王傑言表㰚父靖主由世子進封
與實封者之子不同不宜許詔下廷臣議議者多阿
瑾意言父既進封其子亦應進爵詔許表㰚兄弟四
人進封而切責傑等詰前議者主名傑言前寢周悼
王庶子睦㰚等加封者故尚書昇也乃奪昇散官及
歲夫月米而責傑委罪前官復令具狀傑言昇主議
時臣及今南京吏部尚書王華實為侍郎與司官張
琮等皆有罪詔傑華致仕琮等降謫有差傑特已矜

嚴在部踰年遂以忤權奄去時論惜之昇與傑皆歸
十年卒昇謚文僖傑贈太子少保謚文安
曾鑑字克明其先桂陽人以戍籍居京師天順末年
進士授刑部主事通州民十餘人被誣為盜獄已成
鑑辨其冤後果得真盜歷吏部驗封郎中擢右通政
清武職黄弘治初累遷工部左右侍郎十三年代徐
貫為尚書時孝宗在位久海内承平生民樂業而内
府供奉亦漸廣司設監請改造龍毯素毯一百有奇
鑑等言毯雖一物然徵毛毳于山西陝西採綿紗諸
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蘇松勤經累歲勞費百端所陽

停止不聽未幾內府針工司乞收幼匠千人鐵言[illegible]
往年尚衣監收匠千人而兵仗局效之收至二千人
軍器局司設監又效之各收千人其源一開其流無
已耗蠹國儲遂為民害于是命減其半十五年太監
李興請辦元夕烟火有詔裁省鐵乞盡罷之報可明
年帝納諸大臣言召還織造中官無何中官鄧瑢又
以為請帝又許之鐵等極言天變可畏民命宜卹大
恩不可虛大信不可失乃命減三之一鐵復言織造
既不肯停乞自今凡供御及賜賚幣帛量為撙節併
時和歲豐別議處置其冬言兩廣雲南貴州四川福

建方用兵江西水旱多盜賊乞罷諸營繕及明年烟
火龍虎山上清宮工作帝皆報從馬正德元年雷震
南京報恩寺塔守備中官傅容請修之鑑等言天方
示威不可復興土木事乃寢內織染局請開蘇杭諸
府織造上供錦綺爲數二萬四千有奇鑑以公私方
匱力請停罷得減三分之半其秋復遣中官往南京
織造鑑等力爭不納孝宗末閣部大臣皆極一時之
選鑑于其間未能遠過然亦能持正及與韓文等伏
闕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而鑑獨
守其技操時有詔賜皇親夏儒第勝已得矣而市壊

其隘欲拓之鑑以宅本吳況母頻改作況遠遷乃止必興懇鑑偕其僚力爭不從明年春中官黃準守備鳳陽從其請命賜旗牌鐵等言大將出征及諸邊守將乃有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乃寢鑑雖數有論執然是時諸正人悉被斥逐鑑勢益孤犇犇不得志遂病乞休命甫下而卒贈太子太保先鑑所代者徐貫字原一淳安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歷福建右布政使有當官譽弘治初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入歷工部左右侍郎七年出治蘇松水患數月工成會蘇松及嘉興湖州饑就命貫與巡撫何

鹽賑之發廩四十五萬石給饑民百三十餘萬九年代劉瑾為尚書嘗以湖廣災傷綏徵上供紙百五十餘萬又以兩廣陝西邊事未靖鳳陽盜賊又起請止造元夕烟火詔減三之一中貴李廣誘帝頻齋醮于內殿請建錫箔貫以非故事奏止之十三年詔改織紵絲羅綺萬計工未訖又須新式令織千五百餘疋疋為直至白金累鎰西天佛子著乩領占死命建塔貫皆力爭不納先是李廣死言官大臣附廣者繳及貫帝悉不問及是彗星見因陳亡罷由太子太保加太子太傅賜勅馳驛歸卒贈太保謚康懿

論曰自李而下諸臣指陳時政將奮發有為不幸柅於權倖卒鬱鬱以老甚矣大行得志之難也或曰太剛則折諸臣實亦犯之夫剛固美德也苟獲其時惟浩然常伸而已何嘗折之與有哉嗚呼此猶衰世之論耳矣

明史卷二百四十二　　列傳九十三

董軒　吳昊　黃紱　鄭時

張悅　張鎣　梁璟　樊瑩

鄧廷瓚　唐珣　王軾　王緫

秦民悅　熊繡

董軒字士昂鄱陽人父精天官學永樂初為天文生遂家南京軒習父業績學工文舉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吏科給事中奏請省冗員公考察偈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多見採納六年詔南京守備內官採翠毛魚鮀諸物萬計軒極言止之天順二年與同

官旬昂等劾南京戶部尚書張鳳反坐下獄已而得釋母憂服除留為戶科給事中憲宗嗣位上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五者本也簿書刑名特其末耳條疏五事甚晰帝優詔答之四川盜趙鐸作亂刑部司務朱賁請遣使招撫廷議舉軒命與賁仝往至則迴歷賊巢曉以禍福賊多就撫軒召與飲食遣還復業而賊素兇狡言我書乃聽撫官賊雖敢難我我背負撫安榜及免死怙公行剽劫而貧民亦致之勢益熾軒奏聞即偕守臣進討斬獲頗衆會都御史何洪等陣殁軒不以所於

被劾帝置不問未幾還朝具進露布自叙功伐而守臣又以賊告於是言者踵至遂下吏當除名時軒已進都給事中帝薄其罪命外除以為壽昌知縣居四年入覲上疏自理尚書姚夔復薦之擢雲南提學僉事校士公明撫按官屢薦廷議以欽天監不得人而軒素諳曆法及拜太常少卿掌監事嚴核陰陽天文諸生杜倖進獎閱六載進卿仍掌監事言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遂罷之軒有志事功掌曆非其好也素稱病歸弘治改元用監正吳昊薦復以原官掌監事六月朔日有食之軒言日食紀元之初又當盛

燮火旺之候宜反身修德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帝嘉納焉其冬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值歲饑開倉賑貸煑糜以食饑者資遣流移還業為禁令三十餘條軍民稱便南路鎮番素苦蠻賊出沒歲減軍餉充犒致軍多逃亡斬易以官帑銀布軍乃無乏四年召為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奏言朝端大政陛下付之廷議而廷臣但立談闕左門下片時即決果足以盡利害而垂久遠乎況甲以為可乙亦從而可之名雖會議實一二人私言耳乞自今令三品以上大臣各疏所見而四品以下有願建

議者聽然後集衆論而折其衷庶幾古者謀及卿士之意時不能從未幾又言今東南困歲辦西北困差徭臣以為歲辦差徭固難悉罷然如烏頭牽牛諸藥黃臘木狗諸皮成非急需何必多取梨藕榴薑諸物盆甕桑桶諸器舉下可辦何必南京至於清軍則有司拘集審勘動以萬數春夏妨耕耘秋冬奪斂穫尤不勝擾散當急為變計者也疏入下之所司十年請老居數月卒年七十四無子軒强學好問至老不倦居官廉介寡合而篤於内行南都搢紳以為儀表焉後贈太子少保吳字仁甫臨川人用世業補天文生

軒初領監事器昊薦為五官保章正弘治初累遷監正昊言選擇時日當遵用大統曆及洪武年所定曆書他雜書宜燬觀象臺渾儀簡儀宜修改天文書籍當考訂是正回回天文生陰陽人等多怠玩請令日晝卯酉簿簡立班長稽術業精疎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身詔悉從之四年京城火踰旬不息昊據占書言此名燄火乃政事不修之證又以示時俗虛偽侈靡之戒請帝勤加修省八年八月奏月食不驗昊謂據回回曆則不當食大統曆則當食臣監但守大統法以是致誤乃奪俸九年秋滿進太常少卿昊請訪

取精通天官曆法陰陽地理之人及壬遁蓍龜演禽占課諸數學有明驗者以禮資遣又言高皇帝特選世業子孫習文藝者送監肄業至天順初天文陰陽生奏比醫士監生得應科舉四十餘年科不乏人後為給事中趙竑奏罷官生子弟由是沮抑近科臣葉紳奏欲如董軒例擇文臣中學術通明者改官專掌其事令以讀書為他業而錮之何其與擇人之意違也乞如故事仍令科舉便議格不行武宗初立自五月至八月恆雨為災異言此上侵下暴號令無時識辨不恭又天子居喪不哀弋獵無度奢侈繁興百姓

愁苦久應帝不省正德初進爲鄉四年卒畢居官盡職每因乾象示變進直言指切時政覬有所感悟以故縉紳間多重之

黃紱字用章其先封丘人曾祖坐事戍平越遂家焉紱登正統十三年進士除行人歷南京刑部郎中爲人剛廉遇事飈發忤時貴衆恤人率笑其愚然亦以是獲名大猾譚千戶者善事上官占民蘆場他司莫敢問紱奪而還之民感化九年出爲四川左參議督松潘餉久之進左參政嘗按部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紱曰豈有冤耶吾爲若理風遂散至州齋沐

禱城隍神夢若有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倚山
為巢後臨巨塘僧夜殺投宿者沉之塘下分其貲或
得婦女藏窟中長吏無知者綬發吏兵圍之窮詰得
其狀遂誅僧燬其寺倉吏倚王親乾沒官粮巨萬綬
追論如法威行郡中歷四川湖廣左右布政使奏開
建昌銀鑛兩京工興湖廣當輸銀二萬例徵之民綬
以庫之羨充之荆王奏徙先壟綬恐為民擾執不可
二十二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劾罷叅將郭鏞
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計捕奸豪張綱申軍令修
繕備增置墩堡邊政一新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脫

首嘆曰嗟乎健兒家貧至是哉我何面目臨其上亟令豫給三月餉糧為措備軍中無不感悅會有詔燬庵寺敘因盡汰諸尼以給壯士無妻者及敘去多攜子女升送于道弘治三年王恕為吏部素知敘超拜南京戶部尚書言官以敘進用頗驟頻有言類大臣保持得已明年改南京左都御史嚴魏所屬量能委任火其差歷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敘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有建樹而性嚴急不能容物時議頗病之然至其操履潔白雖毀者不能掩也六年乞休未行卒

鄭時字宗良舒城人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上言四
方多災宜罷諸監貫及不急務量發內府金錢并采
輿服御可節者以充軍賞俟年豊復故又言諸將多
役營卒昨閱視缺伍以萬計陛下不加之刑反厚有
賜賚及再閱獎倖于前陛下猶不加誅但停其俸尋
又復之姑息如此彼何畏而不犯請自今嚴行軍令
毋為近倖阻撓叢因寇警召募義勇民壯赴京操練
後烽火少息雖令更番歸休而為限過急甫還即追
蹙程致踰期坐罪乞定令正月遣還九月赴操帝多
採納出按湖廣南寧伯毛勝妄為部將報功時劾奏

之政按江西故事外官及吏犯罪無大小咸械致京師部送爲擬時請雜犯死罪以下咸本地發遣從之時爲御史八年號稱職至天順中從父南京吏部侍郎泰卒賜祭葬時當謝恩而誤入常朝班不行禮遂自劾下獄謫知內鄉興水利敦教化邑中稱治成化初用薦擢知延平府有善政禱雨輒應民爲立應雨亭遭喪歸廬墓三年白兔馴墓側所司上其事時進止之起補福州累遷湖廣左布政使十九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歲比不登民多死徙鳳翔平凉諸府又地震時不俟報發倉儲及庫帑三萬兩暫祈

爲分行賑恤屢奏請停錫通租停雜派聽納粟入監
而饑民轉多死者氣未絕已爲人割噉是時閩中公
私皆竭時請取濟鄰境帝憫之詔湖廣輸粮十萬石
銀二十萬兩往賑由是饑民獲蘇時歷官清愼至是
益盡心荒政每朔望必詣文廟進士民講書人問故
曰方今人心洶洶易搖吾既賑之復儆以大義欲遏其
亂萌耳衆嘆服而饑民中已有乘機爲盜者時捕殺
其魁脅從解散二十二年時以帝惑左道冗官濫賜
不知紀極乃陳利國保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
明理義以杜妖妄戢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

偉重名器以待有功辭甚切直帝怒留中忽中旨責
時曠職命遠貶遂除貴州左叅政弘治元年復以副
都御史撫治鄖陽荊襄流民麕至時恐其為患奏發
米五萬石銀五萬兩賑之督有司慰諭願占籍者給
復三年不願者資遣所部晏然尋移撫湖廣值歲饑
請所派上供物料以官錢辦納從之入為南京兵部
右侍郎四年拜南京刑部尚書時已七十連疏乞休
至七年始得又數年卒贈太子少保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悅自為諸生篤學力行有鄉曲譽既服官益

有聲郡署間成化中出為江西僉事改督浙江學校力拒請托校士不糊名曰我取自信而已諸所品第衆咸服無後言遷四川副使進按察使遭喪服闋補湖廣王府承奉張通怙勢縱恣悦繩以法無所假借及入覲中官尚銘督東廠善羅織衆競趨其門悦獨不往銘銜甚命邏卒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悦名益彰召拜右僉都御史孝宗立遷工部右侍郎歷吏部左侍郎時王恕為尚書負重望悦左右之銓叙甚公寄兩攝選事衆議翕然弘治六年夏大旱求言陳遵舊章䘏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又上修德

圖治二疏並嘉納俄遷南京右都御史就改吏部尚書九年復改兵部參贊機務善持大體嚴重不撓守備中官陳祖生素驕倨至是飲悅酒獨賓之上坐于弟問吏召何容曰他人豈可共此席耶其為人敬憚如此以年至屢疏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悅淹貫羣籍制行清謹嘗語人曰古聖賢皆大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遠矣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濟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吏者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既歸杜門謝客見風俗奢靡力從節儉書箴於屏為薦紳倡世傳誦之卒贈太

于太保謚莊簡倪同縣張鎣字廷器正統末舉進士擢御史案雲就言有不執者鎣受委命往察因撫定之出按宣府大同將方用兵諸將多不遵法鎣隨事糾劾風紀肅然歷江西副使按察使陝西左布政使成化三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城背土築鎣始甃以甎繕修墻塹二萬二千餘丈闢靈州屯田七百餘頃邊人賴之父喪除起撫河間諸府改大同寇入犯督參將李鎬等擊退之賜勅獎諭歷刑部左右侍郎江西安福民訐詹事彭華及故大學士彭時子順逮引數千人鎣按問得實罪奸民數人華等亦論罪

有差十九年擢本部尚書星變求言鑾奏陳六事多
抑損貴近尋加太子少保再以憂歸弘治元年起南
京兵部尚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莊懿鑾與倪同里
閈並以厚德重于鄉鄉人因其所居稱為東西張鑾
從曾孫鵬字世調萬曆中舉進士擢庶吉士授檢討
遷司業陳太學端本六事神宗晚年多疾太子稀待
進見鵬言陛下今日允宜靜攝皇太子執禮之餘宜
令時親左右即皇長孫亦宜令娛樂庭除既足寬懷
亦將聚順不報語多斥近習魏忠賢恐之及擢南京
禮部右侍郎上疏引疾忠賢責以詐疾要名削其籍

崇禎初起故官協理戎事府旋改吏部右侍郎未上
卒鶚砥礪名行文章通達國體為時所稱
梁環守廷美崞縣人性至孝正統末邊寇亂父資從
征軍潰環聞被髮號哭奔求父所在值歸乃已舉天
順末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成化時累遷都給事中項
忠之征荊襄也急驅流民復業環率同官言寇盜漸
息流民附籍者宜聽安居未附者資遣還本籍令忠
乃偏信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等言縣行追逐如房縣
編戶初止四里後流移占籍至四十餘里石忠等逐
之十不存一又總兵驅逼頗違載道較之寇賊侵擾

慘酷過之乃者彗出旱暵為災未必非忠等所致且寬奸邪潔貪墨當並論罪疏雖不行時論韙焉時延綏兆歲用兵率令山西預征芻粟轉輸以供民不能堪相率逃亡太原一縣五日而逃者至三百八十餘家璟上疏極陳其困願得寬減畿輔八府舊止設巡撫二人而薊州外樂邊寇多不能兼顧璟請順天永平二府設一巡撫以薊州邊務屬之而令巡撫陳濂專撫保定六府兼督紫荊諸關于計為便朝議從之遂為定制已與同官韓文王詔等劾都御史王越薦致仕尚書王竑都御史高明并及宮闈隱事帝怒逮

直文華殿撻之武靖伯趙輔兩征畏賊不敢戰稱病求還復謀典營府事璟等極論其罪乃令養疾歸第九載秩滿擢陝西左參政分守洮岷兩番入寇督兵禦之斬其魁民復業者千計内艱服闋還原任歷左右布政使先後在陝十五年多政績孝宗嗣位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弘治二年民饑請免徵兩京漕粮八十九萬餘石從之湖廣舊不進魚鮓成化七年中官鎮守者始貢二千五百斤自後漸加至八倍璟等爲言乃減從初數帝登極詔書已罷四方額外貢獻而中官提督武當山者乃復貢黄精梅笋茶芽諸

物大為民擾武當道士先止四百人至是倍之所度道童更倍咸衣食于官月給油蠟香楮費不貲而洒掃夫役以千計中官陳喜又携道士三十餘人各領護持敕而來所至張威虐爲公私害環皆力請停免乃命洒掃夫役月給三百五十追還道士領勅者悉罷貢獻其他亦多裁損軍民大悅永州盜起討平之鎮守中官毆殺王府姻戚下環勘力拒請屬論其罪外艱服除再撫四川成都舉人徐禴養親不仕行誼著聞環請旌以官秩詔授夷陵判官居于家七年召拜南京吏部右侍郎久之進南京戶部尚書環居官

務循矩度清修直節近老累遷十三年致仕歸卒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末舉進士引疾歸養久之
授行人奉使四川不受贈遺土官作金亭識之成化
八年擢御史山東盜起奉命追捕獲其渠魁清軍江
北所條奏多著為例改按雲南交阯誘邊氓為寇馳
檄諭之誅遂寢鎮守中官多撓令瑩開誠與語部下
犯者痛繩之曰吾為爾息謗也出知松江府前知府
王衡康明有威惠瑩操行與之並而酌劑賦役祛奸
蠹過之二載頌聲翕然改平陽弘治初許大臣保舉
方面官侍郎黃孔昭以瑩應尚書王恕亦器之擢河

南按察使時黃河為患民多流移瑩巡行賑恤全活甚衆河南田賦多巡撫徐恪欲考見本末衆難之以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猶百耳夫何難恪以屬瑩瑩于是郡吏鈎考旬日間宿蠹一清尋遷應天府尹守備中官蔣琮恣肆數排陷言官南京大臣咸畏之至是犯罪瑩預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為意後入其傷孝陵山脈事琮遂下獄充淨軍衆議稱快遷南京工部右侍郎八年改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錦田賊結兩廣猺獞為寇瑩知賊脅從多下令不問餘黨賊遂解散乃計誘首惡十八人戮之邊定時

衙部多冗舉而諸王府繕修不息公私交困灣猪遍廣東鹽貫收其利助工藏襄府琉璃瓦止興府所益餘地停綾紗緞價銀數萬兩由是民力稍蘇歲餘以疾乞休家居七年中外交薦起故官撫治鄖陽旋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廷議雲南景東衛晝晦七日而宜良地震如雷曲靖大火數發貴州亦多災異皆官吏失職所致宜遣大臣廵視乃以命瑩時瑩年幾七十單車按行不避炎瘴所至延問父老講求利病盡得諸將吏賢不肖狀乃劾奏鎮守及廵撫官罪罷黜文武不職者千七百人邉徼肅然有許土官致

牛者瑩逐其牒曰汝棄歸彼即還汝牛矣已而果然他土官聚兵相仇殺瑩曰我在敢爾耶語聞兵立解其威震蠻俗如此既竣事廉知景東之變乃指揮吳勇侵盜官帑圖脫罪因其狩雲霧晦冥遂虛張其事瑩劾罪之還進本部尚書武宗踐阼致仕歸後劉瑾亂政以會勘黔平侯爭襲事逮及瑩削籍又坐減松江官布罰米五百石輸邊瑩素貧至是益罄且卒語家人曰吾生平所為無不可告鬼神者時論以為信瑾既誅贈太子少保謚清惠瑩性果介課子孫以素業農月嘗坐籃輿戴笠命舁行村間曰非徒觀稼歛

子孫習勞也故其後人率樸無不愿朴力學者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五年進士知淳安縣政務惠民不求赫赫名滿九載無知者廣西巡撫張鵬獨知之欲薦知梧州府會丁適母憂不果服除遷太僕寺丞久之貴州新設程番府地在萬山中蠻獠雜居吏部難其人特擢廷瓚為知府廷瓚悉心規畫凡城郭衛巷學校壇廟廨舍以次興建榜諭諸獠使受約束政平令和莫不感悅墾田不踰界入市無二價四境晏然興于禮讓巡撫陳儼上其治行請久任九載秩滿始遷山東左參政踰年進左布政使弘治二

年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廷瓚自知縣至府淹
常調者踰三十年至是而程番之績大著遂屢得擢
去知府時纔三歲耳尋以生母憂歸服闋還原任時
都勻苗乜富架長腳等作亂勑廷瓚提督軍務同湖
廣總兵官顧溥貴州總兵官王通等討之副使吳倬
遣熟苗詐降富架誘令入寇伏兵擒之并獲其二子
賊失勢官軍乘勝深入直抵其巢連破百餘寨斬首
六千級獲二千有奇生縶長腳以歸群蠻震慴廷瓚
奏言都勻清平舊設二衛九長官司其人皆世祿驕
恣殘虐激變苗民致生亂四十餘年今幸元兇就除

非大吏張不可請改為府縣設流官與土官兼治因條上善後十一事帝悉從之遂設都匀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自是苗患蓋稀論功進右都御史八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甫數月命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廷瓚性寬厚所至以簡靜為治及蒞廣結群蠻以恩信不輕用兵其于吏治但總大綱而已屬吏賢者推薦之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上下安之十年進左都御史總督如故鬱林雲鑪大桂諸蠻及四會饑民作亂以次討平兩廣遂無事十三年復召掌南院未行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廷瓚有雅量待人

不疑世多稱其長者紀所設施動中機宜人莫能測也其在貴州平苗功甚偉然不能嚴號令致部下多妄殺時不能無議焉先廷瓚督兩廣者唐珣字廷貴華亭人天順初進士知合州遷福州知府有奸人胥為中貴采傳而來勢張甚至詈辱僉事以下官珣獨疑其非是覺人于浴室竊之得其詐即執而寘諸法歷湖廣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善治劇豪强戢服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府江盜起督副將歐磐等討之斬首六千級賜勅嘉勞卒于鎮廣東人久而思之不衰」

王軾字用敬公安人天順八年進士授大理右評事再遷右寺正録囚四川平反百餘人尋擢四川副使歲凶發廩賑貸請官銀十萬兩爲糴費後按嘉定同知盛崇仁贓罪崇仁逃赴京使其弟呼冤遂械軾至京與崇仁俱下吏崇仁賍官軾還職改陜西弘治初擢四川按察使疏釋滯囚千人三年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蜀民攀留不忍釋久之進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旋命巡撫貴州黜方面不職者數人土官子咸令就學歲餘入爲大理卿軾素精法凡讞鞫悉當嘗與刑部裁定問刑條例頒之天下十三

年拜南京户部尚書初貴州普安賊婦米魯與其黨
福佑等作亂鎮守中官楊友總兵官曹愷巡撫錢鉞
發兵討之大敗于阿馬坡都指揮吳遠被執普安興
隆友等請濟師乃命軾兼右副都御史往督軍務軾
未至友等遣人招之賊揚言欲降而擁衆攻圍普安
安南城斷盤江道勢益張又乘間劫官軍營友被
執右布政使閻鉦按察使劉福都指揮李宗武郭仁
史韜李雄吳達等死焉遠近大震至以貴州兵力不
足用便宜調發廣西湖廣雲南四川官軍土兵八萬
人合貴州兵分八道進而使致仕都督王通將一軍

十五年正月參將趙晟攻破六壘砦賊遁過盤江都指揮張泰等渡江擊敗之指揮劉懷等遂進解安南圍而愷遁及都指揮李政亦各攻破賊砦賊復轉遁走至馬尾龍寨官軍聚攻之米魯福祐出戰土官鳳英等臨陣格殺二人餘黨遂平是役也用兵五月破賊砦千餘斬首四千八百有奇俘獲一千二百捷聞帝大喜嘉勞召還京賜賚有加錄功加太子少保已改南京兵部參贊機務連章乞休不允武宗立戩以南京馬快船歲運上供諸物為軍民患疏陳其狀由是大減已而還疾復請致仕詔加太子太保賜勑乘傳

歸來幾卒贈太保謚襄簡

王繼字述之祥符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巡鹽兩淮改按山西王府有侵民居者繼揭榜諭之遂止出為陝西僉事督屯田尋兼督甘肅水利豪有遣水者奪而均之民轉固原兵備副使進山西按察使有言紫碧山產石膽可以益壽帝遣中官鑿山採之經年不獲民苦病繼請罷之中官怒曰石膽古書所載安得云無繼曰麒麟鳳凰非古書所載耶今于何求之中官語塞繼上章言狀事遂寢家艱服除起官福建遷山西右布政使命甫下福建汀漳盜起即改右副都

御史巡視其地弘治二年盜平移撫宣府未幾改甘肅涼州星隕如月指揮徐廉不以聞繼劾奏之廉遂被逮先是哈密忠慎王為土魯番所據遂據其城繼選將練兵示以威德番人悔禍尋入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坐不舉郎中婁性罪下吏已而釋之九年召拜户部左侍郎總督倉場尋進尚書督儲如故中貴李廣死言者請治其黨于是五部尚書咸被劾有詔宥之明日早朝諸臣出班謝罪惟繼與兵部尚書馬文升居列如故時議榮焉十四年改南京刑部尚書旋調兵部參贊機務越二年卒贈太子少保繼為人清

愼誠慤有才識遇事敢為歷中外垂四十載僉議皆不及

秦民悅字宗化舒城人天順元年進士授行人遷工部員外郎性好學雅有器度成化中出為廣平知府蠲死囚十九人清牧馬地三千餘頃招集流亡六千户考績為畿内冠任民立生祠祀之歷江西叅政左右布政使懲奸吏抑强豪均賦役大得民和弘治四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奏減莊田租課歲饑有司方徵民間種馬孫停之增密雲古北口戍卒募土兵實邊為戰守計甚備歲中召為户部右侍郎總督倉

場還理部事用清望改佐吏部父喪除起故官尋加右都御史視左侍郎事十二年拜南京吏部尚書明年星變求言偕九卿陳時弊二十三事多議行尋改兵部參贊機務以繼母憂歸服將闋馳疏請致仕帝優詔答之給事中吳舜因言民悅喪服未終忘哀具奏名雖請老實在要君宜除名帝不問已起官南京工部正德改元致仕卒年七十九謚莊簡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其先以戍籍自豐城徙馬繡舉成化五年進士授行人奉使楚府巡茶四川力拒餽遺擢御史巡按陝西大振風紀左布政于璠以官帑

銀鋃鐺馬鄉邸進繡發其罪璠懼遁赴京訐繡徑行
秦府秉門臣因詰問扶憤僨陷帝怒并繡逮下吏璠
進除名而繡謫知清豐久之鳳翔闕知府吏部知繡
有惠政擢任之清豐民遮道泣留司奈何奪我慈母
時鳳翔大旱繡至三日大雨歲以有秋弘治初遷山
東左參政進右布政使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
綏先是榆林僅一小堡屯兵備冬景泰中始移巡撫
總兵官居之遂爲西北巨鎮而城隘弗能容乃徙千
數百家于城外至是繡請展築遂擴廣千二百餘丈雉
堞數萬練兵積粟邊政修舉歷兵部左右侍郎與尚書

劉大夏深相得大夏甚倚信之初騰驤四衛勇士類三四萬人率虛籍歲糜錢數十萬多入奄人家廷臣屢請稽核奄人輒撓之至十八年二月命繡清釐未竟而孝宗崩朝政漸變繡力持不顧得詭冒者萬四千人御馬太監寧瑾等疏請復舊于是給事中艾洪御史劉玉等交章劾瑾而大夏亦力爭不可武宗不得已從之而瑾等亦不罪也時吏部尚書馬文升與大夏不協以繡與大夏厚善欲遠之乃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繡資深不當出外頗怏怏有後言既抵鎮則盡裁幕府供億自廩米外秋毫無所取賀縣獞

猺為亂俘總兵官毛銳等討之俘斬三千二百人而
劉瑾以前汰勇士事深疾繡遣使伺察無所得乃召
掌南京都察院事明年以中旨罷之已復摭廷綬倉
儲泥爛為繡罪罰米五百石責繡躬輸于邊繡家遂
破久之卒無子巡撫秦金頌其清節于朝贈刑部尚
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以繡承總孫幼且貧無以為養
請如主事張鳳翔孔琦例賜月廩且乞予謚遂謚莊
簡給其孫月米一石

論曰明之人物至孝宗朝盛矣當其時衆正彙登不
特朝端秉政濟濟皆賢即散在留都者亦一時之選

也令觀童軒以下諸人或學足經邦或才優撥亂表表乎文武具備卓犖不群者矣惜皆投閒置散未盡經綸之用而樊瑩熊繡晚歲為權閹所厄至坎壈以終豈不重可嘆也哉